

侯宝林义助王朋

张新安

1970年2月，被打成反动曲艺权威的侯宝林，随中央广播说唱团来到淮阳县曹河乡“五七干校”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，直到1972年6月返回北京。蒙难的大师在干校整整呆26个月。其间，他听说了周口有个说相声的王朋和关于王朋的一些趣闻。当然，在那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的岁月里，也仅仅是知道而已。

王朋艺名王松朋，1897年出生于山东省滕县卢桥村。他大高个，赤红脸，浓眉大眼鼻尖。他3岁丧母，4岁亡父，幸被唱大鼓书的民间艺人卜端品夫妇收养，才逃脱天亡的厄运。年龄稍大，卜端品便教王朋唱曲，师徒走街串巷，逛会赶集，或卖艺，或乞讨，亦贫如洗，颠沛流离。然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危又遇打头风。王朋十三四岁，卜端品夫妇相继过世，王朋弟弟子之礼，埋葬了师傅师母，从此孤苦伶仃，浪迹天涯。靠打莲花落挨户乞讨为生。一天，他听人讲大城市混饭容易，便扒货车，辗转来到济南、天津。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。1913年，穷途潦倒，在社会最底层和饥饿的死亡线上苦力挣扎的王朋，在“三不管”世界，幸遇相声艺人刘月樵。唱戏的拿弹子，这刘月樵可不是凡人，他乃相声第三代传人高闻元的高足弟子。高闻元师从沈春和，沈春和是相声一代始祖张三禄的三个弟子之一。从张三禄算起，刘月樵应属第四代正宗传人。了解了王朋令人心酸的苦难身世后，刘月樵顿生同情之心，观王朋年及弱冠，天赋聪明，口齿伶俐，且脑瓜反应快，是块说相声的料，于是使慧眼识珠，将王朋收到门下，取艺名王松朋，因材施教，从学“单春”入手，心传口授，对王朋进行刻意培养。经过三四年的刻苦努力，目不识丁的王朋废寝忘食，靠强记死背，硬是学会了200多个“活”。

1918年，21岁的王朋随师傅南下，闯周口码头，像一股清新的风，把相声艺术带到了周口。周口地处南北要冲，水陆码头。那些南来北往的走卒贩夫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咕噜锅哩卖蒜的，商铺伙计、码头苦力，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的市井百姓，喜闻乐见相声这门运用“稀溜纲”

语言，一听就令人“咧瓢”的“撻地”艺术，王朋很快在周口打响并立定了脚跟。

风高万丈红尘里，偏有闲人听相声。田园、新渡口、花土地庙、油坊街、河北岸“后地”一带的路边空地儿，王朋装一幅“败”相，右手执两片大竹板，左手执五片小竹板；大竹板打板，小竹板打眼。嘴里啪啦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莲花落，大板如炸雷闪电，小板似潺潺流水，打不到三巡，听众立马“火年儿”。《酒迷》、《戏迷》、《贼偷贼》、《偷礼帽》、《偷皮鞋》、《圆梦》，王朋在哪儿“使活”，他就能把欢声笑语带到哪儿，发托卖像，皆能传神。抖出去的包袱，响得多，不闷活，给周口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谈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年届五旬的王朋定居周口，并于1957年加入周口曲艺团，由陈聚奎捧哏，仍干他的老本行。“文革”开始，周口曲艺团被砍掉，年近古稀的王朋被打成散布封、资、修的“黑线人物”，遣散到火化场看大门。

1986年9月的一天上午，在焦作、开封一带巡回演出的侯宝林，特意转道周口，带着礼品拜访已在福利院安度晚年的王朋。笔者时在地区民政局负责宣传工作，闻讯后分别采访了时任院长朱惠珍和当事人王朋先生。据二人回顾，那次“侯、王会”，是颇具戏剧性的。是日，晴空万里，秋色宜人。有两位举止文雅，衣着得体的外地人，轻车简从，不速而至，来到偏僻的周口市福利院。二人中一位年近古稀，另一位看上去年轻些，但估摸也已过花甲之年。见到迎上来的朱惠珍，年长者操着地道的京腔，主动自报家门道：“看着我有点儿面熟吧？我就是说相声、电视里不断出来、逗大家乐的侯宝林！”不愧为语言大师，三言两语，家常、凝练、幽默。

落座，敬上香茶后，没等询问，侯宝林便开门见山，直接了当地向朱惠珍道明来意说：“听说你们这儿，有位说相声的老艺人，名叫王朋。我们这次来，就是专门来拜访他的……”

明白侯宝林的来意后，朱惠珍心中不免有些担心，她了解王朋的脾气，担心他让侯宝

林吃闭门羹。她礼貌的首先把王朋的情况，扼要地向侯宝林二人作了介绍，然后去到王朋住室，翻箱倒柜，先找出一件虽然皱巴巴却也干净的中山装，劝王朋赶紧换上。然后告诉他，侯宝林带着礼品，登门来拜访他了。时年已89岁高龄的王朋听后精神一振，出人意料的爽快，欣然同意会客。

当王朋步履蹒跚地出现在侯宝林面前时，侯宝林马上起身相迎。俗话说，和尚不亲帽子亲。两位老人像久别的亲人一样，热情地握手互致问候后，落座叙谈。侯宝林首先十分感兴趣地询问了王朋的籍贯、岁数及从艺经历。当他得知王朋是“松”字派时，马上恭敬地改称王朋“王老先生”。这是因为，侯宝林拜朱阔泉为师，朱阔泉的师傅是焦德海，焦德海的师傅是徐长福，徐长福的师傅是朱绍文，即天桥相声名家“穷不怕”。

“穷不怕”是承前启后的相声名家。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他往来于北京各热闹街市，以白沙撒字博人赏识，说学逗唱，或模仿人物信口歌唱，极为相似。尤善“现挂”，说、唱多无角本，或讥或嬉，皆中时弊。这位对近代相声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，与王朋的师父沈春和，是同门师兄，都是张三禄的弟子。辈序清楚，王朋与朱阔泉同辈。因此，侯宝林礼貌有加地尊称王朋“王老先生”，既符合“团门”行规，又充分表现出大师屈尊敬长的谦虚胸怀。

三句话不离本行。两位都饱尝过饿肚子混江湖滋味的老人，谈着谈着，便不知不觉地把话题扯到了相声上。二人不拘形式，谈笑风生，时而对相声界前辈们的逸闻趣事进行追忆，时而对一些传统相声段子进行探讨、切磋。王朋一反孤傲之常态，尽其所知，有问必答，交谈甚为投机。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时已过午，朱惠珍忙张罗招待事宜，被侯宝林婉言谢绝。临别时，侯宝林把自己的一帧墨宝，四尺整纸的“寿”字，赠给王朋留念。临别照相时，侯宝林谦虚地把王朋让至上首。候完相，他像有什么心事似的，默默地掏遍了自己的几个衣兜，摸出几张纸币，大概是嫌少，又转

身向胡仲仁伸手索钱，凑足100元整数，亲切地塞到王朋手中说：“我来的时候没有准备，这点钱略表心意，你收下做件衣裳吧！”

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仁义重。钱虽不算多，但在当时可是一个普通职员近两个月的工资。笔者曾就侯宝林赠款一事，询问王朋作何感想？

岂料老先生面无表情，不冷不热，出人意料地答：

“他该！”

“怎么该呢？”

“我给他的有玩艺儿……”

流光如箭。立谈之间，已到年底。11月20日，侯宝林用安徽省芜湖市铁山宾馆的信笺，给王朋修书一封：

王朋同志：你好？

现信信寄去相片叁张，计你一张、所长一张，尚有老楚（应为胡）一张，请设法转交为盼！并祝身体健康！并祝夫人安康！代问所长好！代问老楚好！

尽管远在北京，位居庙堂，但从那次“侯、王会”之后，侯宝林更是一直把王朋挂在心上。翌年5月6日，他在百忙中利用出差的时间，再次致函，表达对王朋的关切之情：

福利院院长同志：你好？

去年9月份，我和老楚去看望王朋并送他100元，于11月份又将我们合影的相片寄去，这次因事来河南，但不能亲去周口再次看望你们，很觉遗憾，望你们原谅！

你院王朋夫妇近来可好？身体如何？望你见信后请来一回信，将王朋近况告诉我，我很惦记他们。

回信地址请写西安市演出公司转交侯宝林即可。我于本月12日到达西安，呆两天，希望你不要错过日期为好。

祝你工作顺利！并向王朋夫妇好！祝他们身体健康！

后来，侯宝林还从北京给王朋邮过150元钱。并委托高足弟子马季，赴周口探望过王朋。如今，三人均已作古。但大师以仁爱之心周济一位素昧平生的民间艺人的善举，却感人至深，令人敬佩，20多年来，一直被周口人民街谈巷议，传为佳话。

王氏“二龙”血战顽匪

王新扩

1927年10月23日夜，大土匪李老末（李尚武）率万余人突进项城，并以县城（今扶陵镇）为据点，活动在沙河以南地区。这伙土匪，先后攻打了小师寨、前李营、前后樊楼及罗庄寨，屠杀群众3000多人，劫走牲畜，烧毁房屋无数。

为避难，苏阁村（贾岭镇辖）王氏家族成员，早已闻讯转移到蒋庙寨内。怎奈，这伙土匪在项城一盘踞就70多天之久。

这天，王氏成员王怀清家所带的粮食吃光。望着饥饿的孩子们，王怀清心如刀割。经过深思，他把刚成年的大儿子王长龙（王付祥）和二儿子王海龙（王龙祥）叫到身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咱们断粮了，弟弟妹妹都在挨饿，你们俩参加红枪会学了功夫，今个回苏阁家里拿点红薯干和柴火来吧。”说着王怀清把准备好的扁担和绳子交给了两个孩子。

既懂事又勇敢的长龙、海龙兄弟领了父命，便拿着扁担和绳子出了寨门悄悄上路了。隆冬时节，田野里荒芜一片，四周村子格外凄凉。当“二龙”兄弟抄小路走到李阁村东二道沟时，潜伏在沟边枯草中的一个匪卒跃身而起，大叫道：“小子哪里走！”匪音未落就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子弹射向了长龙，打中了他右胳膊。坚强的王长龙忍着剧痛转身抡起扁担向匪头打去。扁担落下，匪卒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满脸是血。没等该匪缓过神来，“二龙”兄弟猛地扑了上去，与之厮打起来。匪卒见势不妙不敢恋战，抱头而逃。“二龙”兄弟有父命在身未与追打。海龙扯破上衣给哥哥包扎了伤口继续上路。

不料，当兄弟二人行到李阁村后时，从该村蹿出数名土匪，端枪持刀向他们围了过来。为首土匪问道：“小子哪村人，身上带钱没有？”面对此景，“二龙”兄弟深知来者不善，但临危不惧，与之周旋。“就这村人，钱在家中，要钱随俺取来。”长龙应道。“他妈的，走走走！”匪首挥动手中的枪，示意随二人前去。

“二龙”兄弟便带众匪向空无一人的李阁村内走去。一人村，兄弟二人就加快步伐，并寻找机会脱身。当二人在众匪的追随下穿过李阁村，来到邻村马庄南的一小片荆棘林前时，互相使了个眼色并迅速钻进了荆棘林。众匪见状，因怕树上的刺，不敢入内，随包围上来，端枪向里扫射。不愿坐以待毙的“二龙”兄弟紧咬牙关，决心与敌以死相拼。他们口默红枪会练功口诀，勒紧腰带，怒吼着冲了出去，林子外与两个持枪土匪照个正着。兄弟二人没等土匪开枪，便挥拳将二匪击倒在地。此刻，王长龙胳膊上伤口的鲜血已染红了整个衣袖。王海龙也负了伤。兄弟二人觉得再这样拼下去只有死路一条，遂决定向西南宋庄寨靠近，以求援助。

“二龙”兄弟互相搀扶着立刻向宋庄寨奔去。被激怒的顽匪则穷追不舍并不断向兄弟二人射击。此时，宋庄寨护寨的红枪会人员早已听到枪声，他们手握长枪，正待土匪进入射程。500米、400米、100米，“打——”随着一声令下，宋庄寨墙上数枪齐发，打向进入射程的土匪。土匪们见寨上火力威猛，便鼠窜而逃。紧接着，寨主下令打开寨门，把“二龙”迎到寨中。当兄弟二人解衣疗伤时，数颗仅击穿衣服子弹从身上掉了下来……

如今，两位勇敢的长寿老人已经作古，而他们用鲜血谱写的这段真实故事则永远铭记于后人心中！

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学梅题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4.何小唐的住处。
万世文喊门，里面有一老妇人把门开一小缝，轻声说：他们正在睡觉，还没有起来吃饭。
万世文：让我进去。
老妇人：不行，他们不知道。
张笑南一使劲，把门推开了，进到屋里，万世文随后也跟进屋里。
老妇人急了，对着里屋就喊：何队长，有人进屋了。
张笑南动作敏捷，几步就蹿到何

小唐睡觉的房间。何小唐伸手从枕头下掏枪。
万世文：是我，把枪放下。
何小唐抬头一看，只见几个人端着冲锋枪，站在床前，枪口对着自己。又见万世文身旁还站着一人，手中拎着一把手枪。
万世文指着张笑南：何队长，这就是张县长。你们糊涂啊，要暗杀他！他想杀你，十个都杀掉了！今天不杀你，就是找你谈谈。

张笑南对何小唐说：你们奉孙敬轩之命来暗杀我，你们这样做就欠妥了。想想看，暗杀一个张笑南有啥用？蒋介石明杀、暗杀，什么杀人手段都用尽，结果呢？这是杀不尽的，越杀越多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

万世文递给张笑南一根香烟，张笑南点燃后，吸了一口，继续说：你们把姓张的杀掉，共产党没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县长，再派一个更好的县长来，不是很容易的事吗？你们能杀得尽吗？你再想想，你们杀了后怎么办？蒋介石的王位已摇摇欲坠，孙敬轩一个小小的流亡县长能靠得住吗？
万世文插话道：何队长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共产党的县长、共产党的官，他们是不怕死的。他们是为为什么，他们在为老百姓做事，为保一方平安。

张笑南：你仔细想想，你家是地主，你也是有知识的人，全国的地主不是你一家，难道都杀掉？这是不可能的！尤其在这动荡的时期，你就更不能做反对人民的事了。你可以帮助政府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，只有这样，共产党处理时才可

见区别对待。（停了停）你觉得怎样？

何小唐听完张笑南一席话，用双手狠狠地拍打自己的头，一副很痛苦的样子：我路走错了，走错了路。

张笑南对何小唐说：不要紧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们会给你机会的，人民也会原谅你的。

何小唐：我虽然是国民党的便衣队长，但也看得出来，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我早有意另寻出路，今天，我愿意接受张县长开导、教育，回头改过，为人民政府效劳。

万世文：你能这样做就对了。不能跟着蒋介石跑，你是知识分子，难道这个问题都看不清楚？跟你说吧，跟你回来的俺万家两个后辈已经参加八路军了。

何小唐对小老婆说：再点盏灯。
何小唐写了自首书，按上手印，又把藏着的一把手枪拿出，一同交给张笑南。

张笑南：你现在准备咋办？

何小唐：不走了，能用我就跟你们干，不能用我，也和他们脱离关系。

张笑南：跟我们干可以，但现在

不是时候。（停顿了一下）你可以在这里住几天再回去，对孙敬轩说，共产党防范太严，你无法下手。这样做也防备他们对你的家人进行迫害。具体怎么办，由你自己安排，我相信你会安排好的，会立功的。

何小唐感动地说：张县长，您想的真周到。我带来的那俩人呢？

张笑南：你们一同来的，还一同回去。

张笑南又把两支手枪和子弹还给了何小唐。何小唐离去。

万世文：张县长，你对他们就那么放心？

张笑南：共产党人心中装得下整个天下，还装不下他们三个人？

15.张笑南办公处所。

万世文再次来见张笑南，把一封信递到张笑南手里：张县长，何小唐派我的一个侄儿送信来了，说他便衣队三十多人全部开来，住秋渠。何小唐在那里先稳住他们，咱们的队伍一去就缴枪。张县长，他们会不会搞圈套？

张笑南：不怕，咱们多带些人马去，有圈套也不要紧。（110）待续